

◎文学聚焦

聚众分众效应交织，虚拟世界构筑精神同温层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读写

李林荣

在媒体深度融入当下生活的今天，每每谈及它对文学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许多人总不免下意识地将产生错觉——比如把新媒体从形态和功用上视作铁板一块的整体，进而也把我们面对新媒体的因应调适之道，设想成几个固定的招数。

这样的错觉，源于对新媒体发展来路的漠视或淡忘。梳理这一过程及其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深入把握新媒体时代文学读写的状况，更切实地找准文学在当下生活中的定位。

个性表达与类型化集聚并存

新媒体介入文学读写，始于上世纪末互联网初兴之际，其典型表现是门户网站设立文化读书类的专题频道和BBS社区论坛，紧随其后问世的博客也开始大量承载文学内容。由此，文学读写开始向印刷纸媒之外的数字虚拟空间加速延伸，文学文本的写作者、阅读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也更加便捷。直到今天，扩展存储、传播空间，提升多边互动体验，仍是新媒体与文学读写的连接不断深化的基本趋势。

1999年11月，汉语世界第一部网络小说实体书《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从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中，料想到我们惯熟的文学生活样态和读写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1997年至1998年，搜狐、网易、新浪三大中文门户网站及其BBS社区论坛相继创立，为文学作品和文学信息的传播与存储，开辟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网络天地。

这时，以互联网和数字化为基础的媒体尚处于充分成熟之前的发育阶段，对文学的影响还停留在局部层次和量变阶段。但是，新媒体对传统文学生活空间升维扩容的第一重影响，就此落地显效，并持续强化。

2000年引入中国、2004年至2005年间实现多门户布局和本土化推广的博客，突破了纸质出版的制约，每一个写作者拥有了即时传播自己作品的便利。此后两三年，通过发布散文式的博客日志来展示个人文学爱好成为潮流。恰在这一时期，“榕树下”等早期网络文学门户网站，在技术架构和使用功能上全

面超越个人主页和BBS，建立起网络文学门户网站的标准形态，并实现了第一轮的商业盈利和市场化转化。

随后，原本集纳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作品，兼容精英和大众、高雅和通俗多种风格的网络文学门户网站，逐渐收缩范围，削减和排斥不利于凝聚高人气的文类，转向主推高度类型化的长篇通俗小说。这背后最直接的缘由在于网络文学网站所关联的作者和读者，在市场作用下，转变为依托量化生产和规模化服务的网站用户和行业客户。过多的文类、风格和相对高冷的个性表达，成了提升量化效能、扩大平台规模的障碍。博客兴起带来的个性化在线写作热潮，与网络文学门户网站的商业化和商业化洪流就这样同步涌动、混杂并行，把“新媒体+文学”的进程导向纵深。

微书写冲击书面语修辞传统

网站开辟的文学读写飞地，一度被形容为“无远弗届”。博客确立起的个性话语空间，让人们感受到推崇个性的传统文学余韵；网络小说的产业化潮流和微博的新兴，又沿着不同方向，将差异化的文学读写模式，细分给了不同的垂直用户群。文学读写在远观仿佛无远弗届的网络空间里，随之呈现出阡陌纵横、村落星散的近距景观。

个性化的博客写作在短暂盛行之后猝然陷于低落，程式化的网络小说写作却一路行情高涨，支撑起气势冲天后的一个新兴文化产业。从中我们发现，新媒体可以同步同等地给文学人口群落，施加分众和聚众两种作用。前者造成了博客写作态度的骤起骤落，后者促进了网络小说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反过来也可以说，同样的用户群，会到博客读写中去感受和凸显个性差异，也会到网络小说的读与写中去寻求认知公约数、构筑精神同温层。而



这，正是新媒体带给传统文学生活方式的第二波冲击和第二种影响。

2006年在海外起步、2007年在国内启动运营的微博，起先一度被当作博客的缩微版，其基本功能也很像衍生自博客。但更加突出的人际互动特点、更加强化的社交密度与信息集散边界，很快使微博甩掉博客，冲到了新媒体队列前端。微博密织个人社交纽带，提高人际互动频率，不断延伸用户的信息感知和信息集散边界，最终把自己的功能推进到扩充用户生存体验、构建用户虚拟人格和虚拟主体意识的新高度。

伴随微博的流行，一种可以覆盖全天24小时和对应日常生活各层面的微书写和微话语方式蔓延开来，并且冲击了在博客里还能普遍存留的那种比较公正、比较贴近经典文学文本修辞的书面话语体例。这股风尚中，潜藏了当代城市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流行修辞。一种针对积淀在经典文学文本中的书面话语和书面修辞传统的反抗冲动和消解企图，像某种集体无意识似的扩散到亿万微博用户的使用习惯中。为一条微博信息的发布和屏显设定字符和字数限制的技术性规范，就其近10年的影响来讲，也大有催生微书写和浅阅读习惯、抑制精致修辞和深度阅读传统的效果。

虚实世界间找寻文学坐标

2011年1月，微信的横空出世，代表了新媒体挺进中国社会生活腹地的新新一步。两年间积聚活跃用户逾两亿，不到9年已达到月活跃用户超过11亿的惊人规模。微信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建立在以往新媒体形式的基础之上。从门户网站的社区论坛，到个性化和文艺范儿的博客，再到建构社交达人想象和网络化生存主体的微博，以至贯穿在新媒体过往发展历程各节点之间的个人主页、电子邮箱和QQ

等站点或软件工具，到微信这里，几乎百川归海般地合为一体了。2013年3月，微信增设的朋友圈和支付功能，更进一步融通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边界，让每一个微信用户可以在现实和网络两界随时转换、互为奥援。

在微信助力下，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自己在现实生活情境之外似乎拥有了一份虚拟生活。尽管这种感觉是依靠互联网数据流传递来的海量信息支撑起来的，但在实际的个人生存体验和身心感受中，虚拟生活的比重和虚拟主体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压倒了对该与之均衡对称的现实中的另一半。

对于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各种经典文学体裁在内的整个文学读写传统，以上情形都是一种尴尬的威胁。自古以来，文学乃至一切艺术样式，不也正是为了激发和营造一种虚拟情境中的第二重主体和第二重生活体验？新媒体时代全民全天候的双重角色交互变换、渗透、影响，实质上正与文学艺术带给一代代作者和读者的心理反应、思想感触和精神浸染同调共振，如出一辙。

无论是BBS、博客，还是微博、微信，都首先是社会公共媒介，而非专门的文学平台。不过，新媒体20年来的发展，既刷新了社会生活表象，也改变了社会心理构造。其间重要一环，就是对文学传统的不断吸收、消费和重构，文学已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帮助新媒体发生某种“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添加剂。

在从印刷纸媒、视听音像向网络自媒体和智能融媒连番飞跃的20年中，新媒体不同阶段形态、不同平台功能的聚众和分众效应，层层叠加，错综交织；带动风向的同质化信息流时时涌动，急于认同、依附、归化某一群体的心态，也似乎正要湮没以往时代在文学读写中备受珍视的个性追求和个体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这恰好是一个文学传统被急切召唤的时刻。在长时距的历史视野中，在社会精神肌理中，向来蓄积和萌动着最强劲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每一次回故乡，总有朋友说，回芳村呀——陌上！

当然了，故乡的村庄并不真的叫“芳村”。而“陌上”，无疑是他们借用我的小说，以一种调侃的方式向我表达温暖美好的情谊。

然而，在我虚构的那个叫芳村的中国北方村庄里，又实实在在地有那么多真实的生命在认真地生活着。譬如说：《九菊》里的九菊、《六月半》中的俊省、《翠缺》中的翠缺、《旧院》《笑忘书》中那些人物——姥姥、父亲、母亲、舅舅、姨们……《陌上》里，翠台、素台、香罗、喜针、小鸾、望日莲……他们都是我故乡的亲人、邻居、本家、乡亲。甚至，他们在小说中的名字就是他们本来的名字，正如他们在我笔下虚构世界中的生活也恰恰来自他们现实中的生活。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写下他们，让他们在我笔下虚构的芳村大地上，跟踉跄跄走着他们的人生之路，洒下他们的汗水和泪水，留下他们的呼喊和笑声。这些亲爱的故乡旧人们，恐怕想不到，多年以后，他们会在我的小说里重获新生，以白纸黑字的方式，给这世界留下曾经来过的证据。

《锦绣年代》中的表哥，其实是我现实生活中的表哥。作为第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他是家族中最耀眼的人物。我们对于城市的所有想象，几乎都来自于他。在小说里，我写到了他的人生结局，悲剧性的结局。那时候，他正处于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春风万里，如日中天。我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把我的人物推到那种境地了呢？然而，多年以后，当我得知我的虚构竟与现实发生惊人巧合的时候，我不禁为当年的虚构感到不安。或许，小说家在现实中是迟钝愚蠢的，然而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他可能会变得敏感而犀利。划破生活的迷雾，小说家的笔往往无意间会触及到命运的真相。生活的逻辑看似混乱，却无比清晰，无常而又有常。就像一个孩子捉迷藏，懵懂中忽然发现了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我都对我的表哥怀着莫名的深深内疚。我常常想，假如我没有写那篇小说呢？假如我给我的人物设置的是另外一种结局呢？是不是，现实中我亲爱的表哥就会避开命运严厉的逼视？

老实说，最初，我是不敢给故乡人看《陌上》的。近乡情怯。我确实有点担忧，一则是怕写不好，那可是他们的生活啊。二则是，担心他们对号入座。这是什么时代？网络传播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当《陌上》在我的故乡到处流传的时候，我

小说家的隐秘时刻

付秀莹

是亦喜亦忧。很多乡人留言，你写的就是某某啊。有一个发小抗议说，下回可要给我安排个好角色呀。我写别人的故事，借用了他的名字。有人问，你在北京，怎么村里的事这么清楚？有县里的人特意跑到村子里，要看看我的芳村，看看芳村那些街道，那些人。有一个邻村的老妇人，特意找到了从内心通往故乡的隐秘小路，让我“写写她”……

因为《陌上》，我跟故乡的人们重新相逢、相知，彼此厮认，相拥而泣。因为《陌上》，我用文字建构了一个真实的“芳村”，为我故乡的人们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因为小说，我在虚构的艺术世界里，建立生活的逻辑，确认命运的法则。因为写作，我找到了从内心通往故乡的隐秘小路，山高水长，我用文字去一遍遍丈量。

多少回，当我在故乡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恰巧迎面走来。我面带微笑，却心跳如鼓。有谁能猜出，我强自镇定的笑容掩盖下，内心的翻滚和汹涌？作为小说家，我曾经悄悄潜入他们的内心，亲口品尝他们苦涩的泪水，偷听他们琐碎的心事，探知他们卑微的愿望，那些天真的微茫的不为人知的梦呀。我对他们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

我立在故乡的大地上，与我笔下的人物重逢。这是一个小说家的隐秘时刻吧。悲喜莫名，一言难尽。



郭红松绘

我用文字建构起一个真实的“芳村”，在这里，我跟故乡的人们重新相逢、相知，彼此厮认，相拥而泣。

◎编辑荐书



《汤汤水命：秦蜀郡守李冰》 凸凸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多年前，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天府之国由此而来。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福泽惠及当下，然而这样一位凿山开河、与地奋斗的杰出人物在史籍中却始终语焉不详。李冰是哪里人？治水本领从何而来？他如何成功营建都江堰这一伟大的工程？在传记文学《汤汤水命：秦蜀郡守李冰》中，作家凸凸穿针引线，将那个时代纷纷出场的人物串联起来，最终密密匝匝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李冰形象。作为“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之一，《汤汤水命》呈现出的治蜀兴川精神更丰富了传记文学的文化内涵。

◎新作评介

威武雄壮的生命浩歌

——评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

孟繁华

与《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天漏邑》等作品相比，赵本夫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整体结构看，它是寓言、是传说，荒诞性几乎一览无余。螃蟹、老扁、梅云游、独臂老八、梅三洞、梅子、七月等，都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们轮番登场，但并不贯穿小说始终，“片段化”或“团块状”是小说最大的特点，但具体内容和细节，又多与本土化世界息息相关。因此，这是一部经过本土化改装的“后现代小说”。在小说形式革新几乎终结的时代，赵本夫以逆向突围的方式完成了这部创新之作。

小说起始于母亲的讲述：母亲告诉我，那是一条真实的鲤鱼，大得吓死人。黄河决口后，它搁浅在城北一片沼泽里。发现它时，已是遍体鳞伤，只在腮边含一团泥浆。它不仅顽强地活着，身上剩下的鱼鳞甚至还金光闪闪。多年后，还有人在那里捡到一片碗口大的鱼鳞……那条鱼曾是我少年时代最难受也最感动的记忆。

这是小说的题记，作家要“谨以此作献给那条不死的鱼！”这条鱼就是“荒漠里的一条鱼”，是黄河大洪水、大堤决口后遗留下来的一条鱼，是荒漠里一条不死的鱼。这一修辞显然是一种象征、是一个隐喻，这条巨大的“鱼王”是一个族群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伟大精神的化身，是抗争、是求生，是站立于天地间的生命伟力。

洪荒是远古神话的原型之一，不仅见于中国古代典籍，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还指出，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130多个印第安种族中，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可以说，关于大洪水的记载，遍及世界各大洲。《荒漠里有一条鱼》的大洪荒，则是“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发生的黄河大决口，这一天的黎明前——“老八夫妻迷迷糊糊刚要入睡，黑夜里突然闪过一道白光，紧接着发出一声巨响，犹如天崩地裂！”原来是大河又一次崩塌，紧接着“洪水山一样压过来，瞬间碾过草屋，呼啸而去。”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重新开始。

黄河大决堤，是小说模糊的背景。洪荒过后，文明要重建，在精神层面对鱼王的膜拜，在现实层面则是对生命的崇拜。传说中的鱼王成为鱼王庄的图腾。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不断叙述中，鱼王庙几乎无所不能、有求必应。它的神奇逐渐被众人信以为真，不仅成为鱼王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声名远播。鱼王庙的香火也越来越旺，俨然成为黄泛区流民的精神和心理寄托。

现实层面对生命的崇拜则超越了世俗的男女爰，彰显出对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赞美。无论男女，对异性由衷的热爱和欲望，活跃在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又无淫邪之气。其声势格外雄壮浩大，使小说俨然成一曲生生不息顽强坚韧的生命颂歌。

《荒漠里有一条鱼》对生命伟力的赞

颂，还体现在对小说人物敢于冒险、敢于绝处逢生的胆量和气度的肯定、褒扬。梅云游是小说主要人物之一。这是一个有格局、有气象的人物。他不仅改变了梅家南北大药房的经营方式，挽狂澜于既倒，将生意越做越大；而且处乱不惊，有勇有谋地化解了土匪的“绑票”阴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要欣赏撒哈拉沙漠的腹地风光，九死一生。返乡的梅云游不再四方云游，他耗巨资买下黄河故道万余亩的荒滩，要在这里植树，将荒滩变良田。在他的带领下，鱼王庄的男女老幼，渐渐将植树和护林守林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事业。几十年的历史风云中，鱼王庄的风吹草动几乎都与植树、伐树有关。植树和对荒滩树林的守护，成为反复出现、形塑小说结构的情节。

另一个主要人物老扁是个“弃儿”，是梅云游儿子梅三洞一次出诊路上捡回来的。成人后的老扁是一个能“拿事儿”、有担当的人物。保住河滩30万棵树，成为他至高无上的“信仰”。“天地之大德曰生”，对河滩树木的守护，成为对人类生息繁衍“贵生”精神的坚守。

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塑造，体现了作家挑战小说创作难度的勇气。“泥鳅”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人物。当老扁被选为村长时，泥鳅站出来反对。旁人讽刺他干不成事、吃里爬外、流里流气。但这个并不“正面”的人物，却敢于冒险杀死3个鬼子。其他人，如梅云游，既可以散尽家财改造荒原，又视寻花问柳为人生快事。人物性格的分裂，虽然为评价人物带来了难度，但无疑强化了小说的文学性。

对超自然力的书写，使小说充满了传奇和魔幻色彩。当龟田决定伐树，鱼王村民奋起反抗时，一群野牛犹如天降，横冲直撞助阵杀敌，日伪军死伤无数；另一方面，那神奇的鱼王庙求子应验的故事，谜底终被揭开，原来是人为的把戏。这虚实虚实的故事，既在云端，也在人间。

当然，小说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独臂老八和大黑牛的故事，本该是具有魔幻色彩的段落，但老八与大黑牛从相遇分别，无论是对话还是相处过程，都处理得太实了，人与牲畜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如果说突如其来野牛助阵是神来之笔的话，这个段落则相称平平。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小说对女性的书写。在这部蓬勃浩大的生命颂歌中，如果没有女性的存在，则必然会显得单薄无力。小说中杨八姐的情与欲、梅子冷艳逼人拒人千里的姿态、草儿的单纯和决绝、七月的丰饶和英姿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没有这些女性的存在，那“荒漠里的一条鱼”只能坐以待毙。有了这些女性，这条鱼才能如潜龙在渊一怒冲天。鱼王庄的勃勃生机，正是这些女性所孕育赋予的。

《荒漠里有一条鱼》为当下小说创作带来了一股雄壮昂扬的粗犷之风，犹如烈马长啸，雄狮怒吼，让我们习以为常、温吞水般的阅读为之一振。仅此一点，它就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讨论。

